池北偶談/卷七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六 ◄

池北偶談
卷七

► 卷八

陳氏

康熙十五年丙辰春，甘肅撫臣疏稱：“ 會寧縣典史汪玉虹妻陳氏，被執，罵賊不辱，投井死。 ”得旨：給銀三十兩，立貞烈碑。

畢孺人

叔祖翰檢公，諱象節，字子度。中萬曆壬辰進士，選庶吉士第一。元配畢孺人，年甚少，於邸中從容立嗣，告於柩前，自縊死。奉旨旌表，馮文敏公〈琦〉為傳。比葬，有雙鶴翔於墓所，良久而去。《彈園雜志》云：“ 萬曆乙未夏，翰林檢討王象節病危，妻畢氏皇迫自縊，家人覺之，救免。夫卒，竟閉戶縊死。辛亥夏，戶部主事陳原道卒。妻計氏，哀慟不食，淚盡血出，死於柩旁。道臣皆請旌表，從之。卓哉兩烈婦，事正相類，紀之以勸天下之為人婦者。 ”偶閱此，錄附家乘。

馬文肅家書

無錫馬文肅公〈世奇〉，以崇禎辛未登進士，報至日，其父涵虛公夢人告曰“ 忠臣不事二君 ”。又少時夢自吟“ 從今別卻江南日，化作啼鵑帶血歸 ”之句，後果殉甲申之難。

其答成忠毅公〈德〉二柬云：“ 吾輩舍一死別無法，吾不為其難，誰為其難者！國家大

運，一身大數，總有天主之，天予我以成仁取義，固無憾也。勉之！吾輩正不必遜古人耳。”又云：“讀教所謂是母是子，羨之敬之。”成忠毅公〈德〉柬云：“慷慨仗節易，從容就義難。吾輩將為其難乎？抑為其易乎？”又柬云：“弟幸老母、舍妹俱在此，老母爭欲先引決，弟止之，以從容慷慨二義為告。弟志在為其難，懼變起倉卒，我輩無以自明，故復以二義相商也。”

文肅自跋云：“玄升〈忠毅字〉。一門四人俱死。吾一室三人，庶可相匹〈妾朱氏、李氏俱贈孺人〉。士夫多有削髮為僧者，雖於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之義，未免有礙，然亦不得已之苦心，彼念上猶在南也。”與兒書略云：“忠孝二字，是吾家風，好守之。一姐先死〈朱氏〉，玉潤後死〈李氏〉，女流得之，尤稱殊節，吾可無憾矣。玉潤父母，可善視之。”又云：“吾少於夢中曾吟詩二句云云，此文文山語也，曾向汝母言之。舊歲又夢汝祖父語我曰：‘汝六十一歲，羈星在命，過不得。’或謂必無是。以中一填起金星，為恩星也。今成我以千秋之節，又有兩侍妾為我添此光彩，何必非恩乎！特與汝識之。”公孫孫，字雲翎，康熙壬子舉人。年少有志節，工詩文，不愧家學。與予善，惜早卒，未見其止耳。

蘇門孫先生言行

蘇門孫徵君鐘元先生〈奇逢〉，以康熙乙卯卒，年九十二矣。其自贊云：“問爾為誰？曰歲寒氏。歲既云寒，爾何為爾？曰幼讀書，妄意青紫；長知立身，頗愛廉恥。雖困公車，屢蒙薦起；骨脆膽薄，不慕榮仕。衣厭文繡，食甘糠秕。隱不在山，逸不在水，隱於舉人，七十年矣。繞膝多男，及門有士。老而學《易》，欲探厥旨。聊以卒歲，如斯而已。”

先生十四歲，謁楊忠湣子尚寶補庭。補庭問：“設在圍城中，內無糧芻，外無救援，當如何？”先生應聲曰：“效死勿去！”尚寶嘆曰：“足卜子生平矣！”

天啟中，左浮丘、魏廓園、周蓼洲三公，以璫禍被逮，皆先生與鹿忠節〈善繼〉之父及其甥婿張於度果中，周旋於患難之中。左公弟光明、魏公子學洢、周公友朱祖文皆主其家。又與高陽孫文正公書曰：“左、魏諸君子，善類之宗，橫被奇冤，誰不扼腕？昔盧次楩一莽男子耳，謝茂秦以眇布衣，行哭燕市曰：‘諸君子不生為盧生地，乃從千載下哀湘而吊賈乎？’李獻吉在獄，何仲默致書楊邃庵，求為引手，康德涵義急同調，至不自愛其名。浮丘、廓園之品，固當直踞獻吉，何次根敢望？某一介書生，尚負慚於茂秦；

閣下功德，前無邃庵憐才扶世之感，諒必激於中，豈無意乎？”及三公死，各坐贓數千，先生又與鹿太公醵金代上之。先生晚年語門弟子云：“吾生平尚友凡三變：乙丑、丙寅之際，則慕陳太丘、郭林宗；癸甲之間，則管幼安、田子春；今耄矣，其惟衛武公乎？”

奉聖夫人客氏弟光先，介所知以名馬貽先生，以家貧不能具芻茭辭；光先再致養馬之需，以病軀不能乘辭。

先生常語門人曰：“讀有字底書，要識無字底理。”又曰：“予五十年始識得一貧字。”嘗有詩云：“為人百歲只為子，學道終身總學貧；定力原從貧處得，猿啼鬼嘯也成鄰。”

先生家祭儀註略云：晨起櫛沐後，入祠三揖。自入小學，便不可廢。朔望日，焚香拜。元旦昧爽設祭，四拜。四仲月，用分至日，各設祭，行四拜禮，子孫供職事。凡佳辰令節，寒食寒衣，皆拜，設時食。忌日設食，拜，子孫素食，不享客。有事出門，焚香拜。歸亦如之。吉慶事，卜期設祭。兒女婚姻，焚香以告。生辰彌月，設食以獻。新婦廟見，設祭，主婦率之行禮。凡祭，婦人另行禮，各如儀。

先生嘗題壁云：“人生最系戀者過去，最冀望者未來，最悠忽者見在。夫過去已成逝水，勿容系也。未來茫如捕風，勿容冀也。獨此見在之頃，或窮或通，時行時止，自有當然之道，應盡之心。乃悠悠忽忽，姑俟異日，諉責他人，歲月虛擲，良可浩嘆！”

先生孝友堂家規云：“邇來士大夫絕不講家規身範，故子孫鮮克由禮，不旋踵而辱身喪家者多矣。祖父不能對子孫，子孫不能對祖父，皆其身多慚德者也。家中之老老幼幼，夫夫婦婦，各無慚德，此便是羲皇世界。孝友為政，政孰有大焉者乎？”

先生前後廬墓六年，常言少年妄意功名，自雙親見背後，哀痛窮苦中，認取本來面目，覺向來氣質之偏。

先生嘗言：“七十歲工夫，較六十而密。八十歲工夫，較七十而密。九十歲工夫，較八十而密。”湯孔伯斌云：“先生之學以慎獨為宗，以體認天理為要，以日用倫常為實際。”康熙甲辰，先生以大難錄一事，牽連北上，途中語門人曰：“憂患恐懼，最怕有所。一有所，則我心無主。古來忠臣孝子，義士悌弟，只是能自作主張。學者正在此處著力。

”先生病革時語學者云：“近得一語，實為要訣，但未敢拈以示人。許平仲能化老僧還俗，此語通徹，天德王道，一齊了貫。”

蘇門三賢

張果中，字於度，容城人。少從學於江村鹿公〈善繼，崇禎中殉難，贈大理寺卿〉，左浮丘、魏廓園罹瑨禍被逮，皆主其家。牧齋贈以詩，所謂“夕陽亭下頻留客，廣柳車中每貯人”是也。後從孫徵君入蘇門，高蹈遠隱，卒葬夏峰村北原，徵君為之傳。彭了凡，蠡縣人，舊為諸生，甲申後遊河朔，依徵君以居。土人授粟不受，竟坐死嘯臺旁。徵君題之曰“餓夫墓”。理鬯和，字寒石，西華人，本姓李，恥與闖逆同姓，改今姓。有詩文若干卷，亂後散軼。徵君嘗貽書西華左令，恤其老母幼孫，稱為魯連後一人。予嘗作蘇門三賢詩云。

王董兩烈婦

王貞烈孔氏，河南儀封人，進士貞壇女，適諸生王碧壺。碧壺，肅敏公七世孫也。乙巳七月，夫死，自縊以殉。死三日，父母往哭之，目忽開，移時而瞑。董烈婦孫氏，山東福山人，歸萊陽董樵子道廣，道廣死，亦自縊，將死，語其弟曰：“歸語父母，勿悲我。父母劬勞，無以為報，是所以報耳。”〈貞壇，先兄門人〉

刁蒙吉

刁蒙吉先生〈包〉，祁州人，天啟丁卯舉人，隱居講學。曾見其《潛室劄記》二卷，錄二條於左。

為蓋世豪傑易，為慊心聖賢難。

《易》言趨吉避兇，蓋言趨正避邪也。若認作趨福避禍，便誤。

左翼宸

左翼宸先生〈光圖〉，應州人。少失愛於繼母薄氏，以孝聞。後舉孝廉，為嵩縣令。闖賊寇其境，竭力拒守，城陷被執，將殺之。薄以身蔽先生，泣曰：“我，繼母也，兒事

我孝，願以身代孝兒。”賊感而釋之。居鄉一介不取，冬常單衣。有老蒼頭世寶者，制絮衣以進，曰：“主人義不他受，此衣寶力所營，願主人安之。”竟力卻不受。所著有《知非集》。

范、呂二公

范文忠公夢章〈景文〉甲申絕筆云：“坐臥小樓，竟亦難耐，故此決絕。”萬曆中，文忠為東昌府推官，時雒陽呂忠節公〈維祺〉為兗州府推官，後同入為吏部郎。天啟甲子、乙丑間，同以忤璫歸。崇禎中，又相繼為南京參贊兵部尚書。文忠撰《忠節太翁墓誌》，謂“予與介孺生平、行徑、臭味，無一不同”。卒皆以大節著。呂公子兆琳，字敬芝，順治己亥進士；官御史，與予善。孫：履恒，康熙甲戌進士；謙恒，癸酉舉人。

長白先生

元張慎與，名臨，讀書長白山中，淹貫經史，生徒千里負笈。屢征不起，學者稱長白先生。元明善《完顏令去思記》云：“與齊處士張臨善。”楊廉夫撰《鮑孝子志》，又載先生至元間，由丘園官至祭酒。狀元張夢臣、中丞張樸、大參張誠等，皆先生門人。又鄒平縣北地名河溝，有先生為其父阡表，中自云“為司業，貳上庠，僅半載”，與廉夫言相近。元太史與先生同時，記稱處士，不知何謂？今長白山五龍池上有三賢祠，祀伏生、范文正公及先生也。嘉靖中，鄒平丞朱仲恩夢一丈夫，冠服樸異，不類時人，自稱予有名無爵，世所稱長白先生者，乃太學生張松遠祖也。松嘗記其事，侄孫中丞仁軒公〈一元〉、曾孫尚書華東公〈延登〉，建先生祠於縣東七裏，尚書為之記。

丘方山

丘方山，名鳳，河南新安人，以刀筆仕至南京龍驤衛經歷。少讀小學、《大學》、《中庸》、《禮記》，躬行有德，日以朱、墨二圈，記別理欲。有弟蕪其田，以為己分田多瘠，先生即以己田易之。已而沃，弟田復蕪，先生又易之。初仕獻縣丞，稱清官第一。後自南京告老歸，居方山下，鄉黨以為錢宣靖公後一人。先生與洛陽尤西川時熙友善，西川門人孟雲浦化鯉狀其行，呂忠節公維祺作謚議，予於纂修《明史》時，曾以其行狀、謚議送史館。

沈文端公家書

歸德沈文端公〈鯉〉家書一通。略云：“王父母賜扁，曾央大哥往謝否？爾已後只以不相見為主，寧可禮節上差些，勿要開了此端，出入公門，招惹是非，且受勞苦。拜客只可騎馬，不可乘車；家下凡百儉素恬淡，不要做出富貴底氣象，不惟俗樣，且不可長久。大抵盛極則衰，月滿則虧，日中則昃，一定之理。惟有自處退步，不張氣焰，不過享用，不作威福，雖處盛時，可以保守。近者江陵張老先生，一敗塗地，只為其榮寵至極，而不能自抑，反張氣焰，以致有此，可為明鑒。我今雖做熱官，自處常在冷處，必不肯多積財貨，廣置田宅，使身終之日，留下爭端，自取辱名。爾能體我此意，凡百學好，已知持滿之道；只愁爾一向做得門面大了，無富之實，有富之名，日後子孫不免受累。為今之計，要減些田土，損些受用，衣服勿太華美，器用寧可欠缺，留些福量，遺與後人，此至理也。秋夏糧及早上納，多加與些火耗，各莊上人，常約束他，莫要生事。舍與窮人綿襖一百個，趁早預備；親戚中貧者、孤寡者〈闕〉，暮年光景，頃刻可過，何苦如此？只圖灑落為快也。我求歸之意，已與申老先生說過，尚未見許。沈埭近日頗知讀書。坊牌既不能止，隨府縣建在何處，只是不可妨礙人家，既有自備木料，官木料不必用之。”又寄子域云：“昨相知有書云地氣自南而北，今吾鄉人半入南中矣。”〈此段似為四明相而發〉

予跋之云：“右歸德沈文端公家書一通，字字聖賢忠恕之旨。予欲續《名臣言行錄》，因從宋牧仲所借歸，手錄藏之。然以文端公敬慎如此，而猶不免四明之忌，仕路真可畏哉！”公為先伯祖太師公隆慶辛未會試房師，其文集正、續稿皆太師序刻之。

施允升

宣城施允升先生〈大猷〉，愚山之祖也。萬歷中，倡明講學，私淑盱江羅近溪，與鄒南皐、焦淡園諸公遊。嘗有羅姓者，兄弟鬩墻，先生要之家，反復勸譬，聲淚俱下，兄弟遂相抱而哭；先生為之講學歌詩三日，始散去。其叔祖某絕產千餘金，應歸先生，一介不取，捐為義田以贍族；又置義學以教族之子弟。所著有《中明子集》若干卷。

王端毅公遺事

三原王端毅公遺事，凡四十則，公子康敏公所述。夏日京邸，偶得一編讀之，因錄一二則以自警。

公家法甚嚴，子承雖孩提，無敢嬉笑於側；盛暑中必使著衣襪始侍左右。嘗曰：“教爾曹讀書，非為利達計也，正欲使知為人底道理。”

公謝政後，有一通家子在官，寄茶一簍，公受之；後復寄二簍，亦受之。但答書云：“令先君為時名臣，吾子宜清白律己，勿替家聲。何勞為老夫之故，數數寄贈，吾受之心甚不安。此後勿再寄，寄亦不受矣。”

公門人蔡虛齋《發志錄》一條云：“公嘗問‘今學者滿天下，何故異才難得？’予對云：‘是固有由上之人所以養之者，本未盡其道；下之人又幸際時之升平，而售之急耳。以生所見言之，如生稍知章句訓詁，人便舉而進之於學宮矣；未幾作經義，甫成篇，便得補廩；又未幾作三場文字，便期中舉人、中進士矣。一中進士，則官已到手，或無暇於學，或自以為無用學矣。其仕而能學者無幾。蓋識見既淺，踐履必薄，規為必粗，非所謂俟其熟而食之者也。況自幼入小學，所學多非學做人之實事，人才之不如古以此。’公曰‘然。吾兒子承裕今年二十三，丙午年已中舉人。然吾未欲其急於仕，且令靜覽群書，間閱世務，冀他日得實用爾。’”承裕即康敏公，仕至戶部尚書。

楊斛山先生

富平忠介斛山楊公，清節冠一時。其以建言罷，出都，夫人乘一驢，公自步從。三原馬溪田光祿生日，聲伎滿堂，聞公至，急揮去，設齏鹽相對而已。關中士大夫至今能言之。公裔孫紹武，順治己丑進士，與予友，嘗遺公文集。

楊以齋

海寧楊以齋〈雍建〉通政，予同年進士，知高要縣，入為給事中。初上諫獵疏，世祖皇帝震怒，親幸南海子，召九卿以下至晾鷹臺，然後召楊入，諭以安不忘危之意，責以沽名。天威甚厲，眾皆為危懼。然世祖實獎其敢言，有意進用之。康熙初，彗星見，上天變修省疏。廷議遣滿洲大臣巡方，上疏止之。凡所論奏，皆關天下大計。給事中舊司封駁，久廢不行，楊獨行之，直聲震一時。本朝諫官當以以齋為第一，御史當以李琳枝〈森先〉為第一，銓曹當以王東皐〈伯勉〉，為第一。天下公論如此。

王東皐

王東皐〈伯勉〉，河南湯陰人，丙戌進士。久於銓曹，一介不取，恒居官廨，雖胥吏亦服其清正。同年范印心，以平陽監司入覲，念其貧，懷金將遺之，約同年館卿錢糸廷同往，語久之，卒不敢言而退。寒冬惟一羊裘，數年不易也。御史李某過湯陰，見其居室庳陋，嘆其清節，特疏薦之。時王已自選郎改御史，內升京卿，歸裏。上有意以都御史召，竟未及用而卒，海內惜之。滿洲總憲某，嘗嘆鹽法之弊，合肥龔端毅公曰：“古云有治人，無治法。但以兩淮付王伯勉，兩浙付魏象樞，各加僉都御史久任，何患鹽政不肅清乎？”

丘文莊

丘文莊公浚，著《世史正綱》，持論嚴正。至其為相，則逐三原王端毅公，惡莊定山欲誅之。何其明於論古，而暗於立身如此？

耿公祖孫

館陶耿大參，明成化丙午舉人，弘治丙辰進士，官御史，以忤劉瑾謫官；累官山西參政。其曾孫中丞如杞，字楚材，亦中萬曆丙午舉人，丙辰進士，廷對甲第悉同，官遵化道副使。以忤魏忠賢為閹黨巡撫劉詔所誣，逮繫；累官山西巡撫。幹支狀貌，無一不同。中丞孫願魯，亦中康熙丙午舉人，庚戌進士，今為翰林編修。

周將軍

前明崇禎十五年，本朝大兵入畿輔、山東，次年始北歸。封疆大帥無敢一矢加遺。周將軍遇吉，時調防天津。大兵至，巡撫馮元飆令出戰，周以五百騎伏楊柳青，大兵至，邀擊之，自辰鏖戰及酉，其夜大兵徙營北去。聞滿洲諸公言：“壬癸入關之役，往來數千里，如入無人之境，惟見此一戰耳。”周後與其夫人禦闖寇，死偏關，最烈。

三公薦人

明弘治中，聞朵顏將入犯，孝宗召閣臣劉文靖、謝、李二文正三公，議遣廷臣整理邊關糧草。初擬顧佐、王儼，上云：“掌印須留管家當，各衙門官先生輩知之，可舉其有才力者。”三公退，擬侍郎陳清、李士實以進，上改批用都御史劉仲宇，通政司參議熊偉。按士實，南昌人，武宗時佐宸濠為大逆，不識當日三公何以薦之？

自比古人

王儉自比謝文靖，張浚自比裴文忠，王昭遠自比諸葛忠武侯。

史閣部

康熙二十年，吳江吳漢槎〈兆騫〉自寧古塔歸京師。駐防將軍安某者，老將也，語之曰：“子歸，可語史館諸君，昔王師下江南，破揚州時，吾在行間，親見城破時，一官人戴巾衣氅，騎一驢詣軍營，自云‘我史閣部也’。親王引與坐，勸之降，以洪承疇為比。史但搖首云：‘我此來只辦一死，但慮死不明白耳。’王百方勸諭，終不從，乃就死。此吾所目擊者，史書不可屈卻此人云。”

乙將軍

乙將軍邦才，山東青州人。以總兵官隨史相守廣陵，同日授命。

任太守

任民育，山東濟寧人，中甲子乙榜，為揚州知府，亦不屈死。志皆軼之。

南尚書

工部尚書渭南南公二太〈居益〉，巡撫福建時，紅毛番以明月珠珊瑚樹異香火馬諸珍寶物，賄請互市，公絕其使，焚其貢物，口占一詩云：“明月珊瑚貴莫言，番書字字誑軍門；牙前立下焚珠令，不敢持將獻至尊。”授部將以方略，討之，繫其酋高文律。閩人立石平遠臺，以紀公績，此崇禎間事也。康熙六年丁未五月，荷蘭貢使卑獨攀呵閏等入貢。時公侄廷鉉為主客郎中，與予共事，為述之如此。

李忠定公從祀

宋南渡人物，李忠定公第一，張魏公生平不強人意處甚多，而為宋齊愈劾罷，忠定尤南渡治亂之關。予往讀《名臣言行錄》，恒欲著論以明之。頃見鄧左之〈履中〉：張浚不

當從祀歷代帝王廟議，明白正大，千古定案，遂為閣筆。其略云：“建功於中興之際，首當聯絡公忠之人。宋至靖康、建炎之間，人臣皆以緘默柔媚、輸國於人為奉職，而以恢復雪恥為不忠，宋齊愈、黃潛善、汪伯彥之徒，其尤也；非李綱秉國，整立規畫，何以成朝廷哉？浚乃甘以身為潛善客，與齊愈厚，而隱其書立邦昌之罪，劾綱以私意殺侍從，致綱罷黜。綱罷而兩河相繼淪陷，失身非類，得罪君子，雖有隨時幸立之功名，而其虧喪已不可贖矣。夫從祀重典也，謂宜黜浚而陟綱。”云云。鄧有《仰止堂文集》，清峭可誦。

趙忠毅公擇言

康熙丁未，讀高邑趙忠毅公《閑居擇言》，謹錄數則於此。

太宰陳公有年典選，予為主事。一日，謂予曰：“僕不敏，必多過失，幸教之。”予曰：“人惟清淨，日復一日，安得有過？”陳公大笑曰：“是謂我不作事也。”因議用海公瑞、何公以尚。二公皆廢棄，而剛直為天下所畏。陳公力言於政府，竟皆起之。

沈戶部榜，湖廣臨湘人，嘗一再見予。予癸巳春得罪歸，戶部送之郊。予抵里未幾，而使人來書曰：“夏季領俸，念大賢家居，而碌碌如榜，乃食祿於朝，可恥也。謹以原封奉上。”予受之。

大臣以道事君，不可則止，非以位言也，如是乃為大臣耳。故魯兩生可為大臣；近日如太宰孫公鑨、陳公有年、蔡公國珍可以為大臣矣。孫太宰丕揚、楊少宰時喬，可惜也；而楊更可惜，以其廉慎耳。

近日講學者，薛文清之外，崔後渠而已。所謂極高明而道中庸者也。

《論語》之文，和平沖雅。如楚狂衰鳳之歌，《莊子》所載，乃其全文，而《論語》刪之。若迷陽迷陽等語，斷不可混入《論語》中，知此則知文體矣。

宋災，伯姬以待姆不至而死，《左傳》謂其女而不歸。女待人婦，義事也。是時伯姬六十矣，以待姆不至，寧死於火，此婦德之至也。而曰不婦，以為婦與女不同，可不待姆而逃火，豈不謬哉！

荷蓧丈人遭亂世而農隱，而子路以為無議，以為亂倫；然則孔子所謂無道則隱非耶？《論語》之文，此為難解。

寺人勃鞮，晉文公之讎也。及即位而見之，初不肯見，既而見之曰：“不見者，是吾惡心也，吾請去之。”人孰無惡心，皆能去之。則為善人矣。

宋鄂州知州羅願，以父汝楫為御史時，常附榛檜論岳武穆，不敢入武穆廟。一日，自念吾政善，姑往祀之，再拜遂卒。鄂州廩廩為乾道、淳熙間名臣，其卒，朱子尤痛惜之，恨未見其止。鄂人感其德，為之圖像以祀。歐陽宜諸曰：“願素行無愧於侯，其卒也，未必侯所為。意者善惡之報，不於其身，則於其子孫。欒盈非為汰，而受欒黶之惡，以殺其身，亦理之或然者。”予謂羅公賢者，以其父之構陷武穆，而又近於其廟，愧恨不敢入，五內切剝久矣。一旦瞻其遺像，大命遂傾。惜哉！小人之子孫，惟宜愚不肖耳；稍賢智則其苦皆若鄂州，求死不得也。〈按：元鄭師山玉序《鄂州小集》，以為南渡後文章有先秦、西漢之風者，新安二羅。大羅名頌，嘗知郢州，小羅名願，即鄂州也，字端良，號存齋，乾道二年進士。《爾雅翼》即其所著也。〉

宋太祖出兵下江南，後主遣其臣徐鉉來，將以口舌勝。趙普屢請擇館伴鉉，乃中批差三班院下名使臣以往。鉉反復問之，其人聲喏，言不識字而已，鉉無如之何也。即此一事，太祖之智過普遠矣。所謂無言誰敢酬，可為處世之法。

王維、王縉同名

《唐書》宰相世系，出瑯邪文憲公儉後者，有蘭州刺史景，景子縉，秘書郎。好畤丞昱，昱子維。此別一維、縉也。又河東王氏，始趙州司馬儒賢，儒賢子揚州司馬知節，知節子協律郎胄，胄子汾州司馬處廉。處廉子五人：長維，字摩詰，尚書右丞；次縉，字夏卿，相代宗；又次繟，江陵少尹；次弦；次紓，太常少卿。又太原王氏，始右武衛大將軍靖，靖子右金吾衛大將軍瑰，瑰子縉，太子詹事，為雁門郡王智興之父，太原節度使宰之祖。又別一王縉也。宋王縉，嚴州人，官右司諫，忤秦檜者。凡四王縉。

邢太僕

吾鄉太僕邢公子願〈侗〉，以書法文章名神宗朝，然其行誼甚高。初知南宮縣，同年渭南南公〈憲仲，工書居益之父〉，為棗強令，會御史按真定，皆在郡候察，而南公病歿，

後事一無所備。先生直入白御史曰：“南棗強死，無為經紀後事者，某願請旬日之假，馳往治喪，畢事後，赴郡聽察。幸甚！”御史素重公名，許之，竟為停察事，聽往治喪。至今南氏子孫感公高誼不忘。御史亦賢者，惜逸其姓字。

左公逸事

左公〈懋第〉居親喪，至孝，不出戶者三年，拈慎終追遠題文，讀者無不泣下。一日，縣令夢天帝榜其門云：“大孝格天。”又其從弟某家，有狐為祟，先生時在京師，家書偶及之。先生復書云：“邪不幹正，可善諭遣之。”書未至，一日狐忽語家人云：“公在都諭我使去，我何敢留？”遂無他。公浩然之氣，通乎鬼神如此。

左公母

徐烈母，寧海州儒家女，萊陽左公母也，知書，有大節。明崇禎甲申，左公銜命督餉江左，母居京師。三月，京師陷，公從兄吏部郎懋泰以車載母，間道東歸，而身與張尚書〈忻〉、郝侍郎〈晉〉徒步以從。至白溝河，仰天嘆曰：“嗚呼！此張公叔夜絕吭處也。”呼懋泰前，責以不能死國，吾婦人，身受國恩，不能草間偷活，寄語吾兒勉之，勿以我為念。又見二公責之曰：“公，大臣也，除一死外，無存身立命處，二公勉之。”言訖而死。蓋出都不食已數日矣。與左公之死相距僅一載。萊陽宋孝廉林寺〈璉〉為予說。

朱子論蘇王

孔文仲，號正人，而攻伊川至謗為五鬼之魁。朱子以蜀洛之故，甘心蘇氏。更有甚焉，其與汪尚書書云：“蘇氏之學，害天理，亂人心，妨道術，敗風教，不在王氏之下。其徒若秦觀、李廌，皆浮誕輕佻，士類不齒。”云云。至其推尊張浚，全以南軒交誼。甚矣！不黨之難也。可嘆！

李忠定公

周益公云：“淳熙末，李忠定諸子皆不存。其侄申之進公奏議，請謚於朝。孝宗似未習其人，予為歷陳本末。上曰：‘張浚比耶？’有司請以‘忠定’易名，制曰‘可’。”嗚呼！忠定豈浚之比哉！孝宗賢君，忠定名臣，同時而不相知如此。則忠定在紹興中，其棄置屏斥，不亦宜乎！

二蔡後

文丞相云：“ 莆中有二蔡。其一派出君謨，其一派出京、卞。京、卞子孫慚其先人所為，多自詭為君謨後。 ”予頃見《江右齒錄》，分宜相子孫中式者，竟不列其高祖名爵。孝子慈孫，百世不改。可畏哉！

牧齋詩傳

錢宗伯牧齋作《列朝詩傳》，本仿《中州集》，欲以庀史，固稱淹雅；然持論多私，殊乖公議。略舉一二：如徐有貞、陸完，以桑梓之故，一則稱其文武兼資；一則舉其功在社稷。欲以一手掩萬古人耳目，可乎哉？李文鳳《月山叢談》云：徐有貞力主南遷之議，及貞性險賊云云。今吳人舉其鄉望名臣，以有貞為稱首。上自王濟之，下及今時能言之士，莫不皆然。後世宜有公論，固不始於牧齋也。

元人

元名臣文士，如移剌楚才，東丹王突欲孫也；廉希憲、貫雲石，畏吾人也；趙世延、馬祖常，雍古部人也；孛術魯翀，女直人也；乃賢，葛邏祿人也；薩都剌，色目人也；郝天挺，朵魯別族也；余闕，唐兀氏也；顏宗道，哈剌魯氏也；瞻思，大食國人也；辛文房，西域人也。事功、節義、文章，彬彬極盛，雖齊、魯、吳、越衣冠士冑，何以過之？

康馬

武功康狀元德涵，三原馬光祿伯循，相友善。康詞鋒如云；馬言不出口。或靳之，伯循曰：“ 但聽德涵言論，自足快意，何待吾言？ ”

孫太僕

孫沙溪太僕〈緒〉，故城人，博雅有風調。嘉靖間，嘗著《無用閑談》四卷，頗足解頤。然持論時有過偏。如駁考亭、陽明，俱為已甚；又載彭文憲時信星士談命，言公百四十餘歲當有腹疾。彭謂家人曰：“ 爾曹謹識之，是年勿進吾生冷。 ”按此乃五代王祚事，載宋人小說，何得駕言文憲？以此推之，其紀述未必盡實錄也。

戴京兆

戴京曾，初名曾，子京，字型遠，杭州人。登順治己丑進士，官山東提學，清方孤峭，人不可幹以私，所拔皆一時名士，與施愚山〈閏幸〉先後齊名。內升大理寺丞，予告；久之起補，稍遷順天府丞，再予告歸。幅巾野服，參學徑山，絕跡公府，人品為武林第一，康熙辛酉卒。兩子亦相繼卒。天之報施善人何如哉？先兄子側為諸生，戴拔第一，復拔充貢賦，最蒙擊賞，每侍坐奉教，如父兄焉。

重師

漢人最重其師，門生故吏，至有棄官行服者。荀爽師事李元禮，貽書云：“久廢過庭，不聞善誘，陟屺瞻望，惟日為歲。”直如子事父矣。薄俗要當知此〈膺以爽父淑為師〉。

抱松女

宣城諸生羅愷妻孫氏，年始笄，遇兵亂，從姑避山中松下。兵獲姑，將殺之，孫亟出，請以身代，兵脅之去。孫抱松大呼曰：“死耳，義不可辱。”遂見害，三日，猶抱松不仆，人呼為抱松女。

蘇少公葬地

眉州蟆頤山，有老翁泉。葉石林云：“東坡晚亦號老泉居士。”《墨莊漫錄》云：“蘇黃門薨於許，王定國作挽詞云：‘徒泣巴山路，空悲蜀道程。弟兄仁達意，千古各垂名。’註云：‘公與東坡常泊巴江，夜雨，相約伴還蜀，竟不果歸。今東坡葬汝，公歸眉。王祥有言歸葬仁也，留葬達也。’”又少公自作《潁濱遺老傳》云：“先君之葬，在眉山之東，昔嘗約祔於其廬，雖遠，不忍負也。”又《卜居賦序》云：“昔先君相彭眉之間，指其庚壬曰：‘此而兄弟之居也。’今子瞻不幸，已藏郟山。予年七十有三，異日當追蹈前約。昔貢少翁為御史大夫，年八十一，家居瑯邪，一子年十二，自憂不得歸葬，元帝哀之，許以王命辦護其喪。譙允南年七十二，終洛陽，家在巴西，遺令其子輕棺以歸。今予廢棄久矣，少翁之寵，非所敢望；而允南舊事，或可庶幾？”其賦云：“諸子送我，歷井捫天，庶幾百年，歸掃故阡。”按長公葬汝州郟城縣釣臺鄉上瑞裏嵩陽峨眉山，少公祔焉。今《河南志》並載二公墓。而《四川志》止載老蘇墓，不及少公。定國

之詩，《遺老傳》《卜居賦》之語，豈不果耶？外兄徐東癡〈夜〉適書來訂此疑，因書此復之。

白氏

白氏，許州人，蘇宗之母，潁濱先生五世孫婦也。年二十餘即寡，外家迎歸，竊議改醮。白氏微聞之，牽車徑歸曰：“我為蘇學士家婦，乃失身乎？”於宅東北為祭室，畫兩先生像，圖黃州龍川故事於壁，香火嚴潔，躬自灑掃。金天興元年，許州被兵，白拜辭兩先生前日：“兒子往京師，老婦死無恨。”即自縊於室，年七十餘。見《金史・列女傳》。

註